話說「地命海心」

陳魯民

自由談

晚上散步，幾個老友談起劍拔弩張的南海局勢。一個個慷慨激昂，氣憤塡膺，或分析形勢，頭頭是道，或出謀劃策，胸有成竹，或直陳利弊，條分縷析。聽他們的口氣，不是三軍統帥，也是軍事智囊，抑或決策中樞；可看他們的行當，卻是退休工人、小公務員、普通教師。於是，我不由想起新近流傳的一個網絡熱詞「地命海心」。

所謂「地命海心」，意思是「吃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主要指的是這樣一種現象：草根階層，尤其是那些工作不起眼，經濟條件一般，社會地位偏低的一部分人，卻很關心那些並不直接關係到自己利益的國家大事。

這是不是好事呢？沒有一致答案，多少年來一直是有爭議的。贊成者說，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優良傳統，是儒家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具體體現，就像「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左宗棠，這樣的人多了，國家民族才會強盛富饒。反對者說，這是「鹹吃蘿蔔淡操心」，「皇帝不急太監急」，就像林語堂所言：「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裡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

「地命海心」，最經典的歷史人物有兩個，一是春秋時的趙國牛販子弦高，他販牛回國途中，意外發現秦國偷襲趙國的大軍。來不及回家報信了，於是他就以代表趙國政府犒勞秦軍的名義，送上一群牛供秦軍享用。秦軍統帥以爲趙國已有防範，無法偷襲，只得悻悻而去。一個是魯國農民曹劌，齊國侵略魯國，曹劌說動魯君，主動要求參加指揮戰鬥。作戰中他審時度勢，巧妙安排，結果大敗齊師，並留下「一鼓作氣」的美談。還有很給草根們鼓勁的那句「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的名言。

而《紅樓夢》中的焦大，則是「地命海心」在文學作品中最好的形象代言人。焦大身爲寧國府老奴，當年曾救過寧國公賈演一命，因此倚老賣老，動輒使酒開罵，但其內容，卻多半是批評府中不良風氣，憂慮賈府未來命運，希望賈府的傳人能做得更好，正如魯迅所說，「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不過，對於焦大的「地命海心」，賈府賞給他的卻是一嘴馬糞。書中還有一個丫鬟襲人，拿着丫鬟的工錢，操心的卻是寶玉的前程、賈府的命運，也是個「地命海心」的主。

依我所見，「地命海心」是個積極現象，即所謂「民心可用」。如果老百姓只關心自己的柴米油鹽，對國家大事不管不問，「國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將」，那這個國家就很難興旺發達，一旦外敵入侵，領土被佔，也不會有人挺身而出，國家就離滅亡不遠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酒店茶肆裡多貼有「莫談國事」的標語，再與當局無所不在的特務告密制度相配合，有「妄言抗日」的非抓即打，這對老百姓的愛國心是麻痺也是壓制，其結果就是人們對國家民族命運日漸淡漠，在外敵入侵面前處處被動，節節敗退。

於今而論，我們要實現民族偉大歷史復興，任重道遠，關山迢遞，不僅需要每個國人踏實工作，多做奉獻，也需要大家都有「地命海心」之志，牢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關心國家大事，以天下爲己任，爲國家出謀獻策，群策群力，同心協力，共襄壯舉。當然，「地命海心」們的行動也要有理有據，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不能一激動就忘乎所以，亂說一通，胡作非爲，甚至打砸燒搶，幹出親者痛仇者快、有違法規的事，那就不是「操中南海的心」了，而是給「中南海」添亂了。

鄒韜奮拒絕封口費

陸茂清

人與事

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貴者富者向新聞界人士發放「封口費」之事屢見不鮮，然而人各有志，有人見錢開眼笑納，良心掃地，也有的恪守職業道德，嚴詞峻拒，鄒韜奮便是。

一九三一年六月中旬，大上海曝出一樁官場醜聞：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兼大夏大學校長的王伯群，年已四十六歲已有一妻二妾，近又利用手中權軟硬兼施，娶本校應屆畢業女生保志寧爲第三妾，除了付給十萬元嫁妝費外，還耗資五十萬元在愚園路造了一幢豪華婚房。

消息傳處，引起社會各色人等熱議，譴責紛紛。

疾惡如仇的著名報人、《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得悉後，決計予以公開曝光。六月二十七日，《生活》周刊第六卷二十七期以《久惹是非之王保婚姻》爲題，報道了此事，還配發了評論，內有語云：以有妾之人而任大學校長，復以如此之校長而娶本校之畢業生，以品學兼優之女生而配曾數妾之夫婿，在社會一般人心理上的反感，則亦事實上所不免耳。

王伯群以官位權勢嚇人，寫信指責《生活》周刊誣衊其人格，並爲自己辯解，謂自己一向生活儉樸。

鄒韜奮不怕權要，毫不畏懼給予反擊：民窮財盡中的闊人娶親，所耗亦以數十萬元聞於時的荒謬舉動，決無贊成之理，官吏俸祿是固定的，可算得出的，一擲數萬，這錢是從哪裡來的？此點猶足啓人猜疑。凡做官而闊，購地置產，起居享用如王侯者，均爲國民之罪人！

這時，《生活》周刊又收到了讀者陳淡泉的來信，大意謂：王伯群趁着負責南京交通部辦公樓及上海大夏大學教學樓營建的機會，把婚房交「辛豐」營造商一併建造，將公款混用於私宅，要求《生活》周刊調查揭露。

其時，鄒韜奮還已聽到各方關於王伯群貪污嫌疑的呼聲，於是派記者明察暗訪，從各方調查得出，王氏的豪華婚房造價總計在近五十萬元，裝修布置費尚不在內，而王伯群只付了約十八萬元，大部分算在了公家帳上。爲力求精確，他特地邀請了一個資深可靠的評估師，去現場觀測評估，結論是，全部造費確非四十餘萬元不辦。

鄒韜奮決定在《生活》周刊發表調查結果，並刊登充分顯示豪宅規模宏大、材料考究的五張照片，公開其偷天換日貪污公款中飽私囊的醜行。

王伯群聞訊後又氣又急，冥思苦想應對辦法，決作「花錢消災」，當即派親信兩人去見鄒韜奮。

這兩個本與鄒韜奮熟識，寒暄幾句過後話入正題：「王部長最近撥下巨款，補助上海各大小報館。他平時最喜歡看《生活》周刊，情有獨鍾給《生活》補助十萬元，屬最多的一家。」鄒韜奮當然明白對方來意，推辭說，「衆所周知，《生活》是民間同人入股辦刊，向來不接受官方津貼，王部長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來人中的另一個作第二撥攻勢：「鄒先生既然不受官方補貼，這十萬元就算是王部長投資刊物的股金吧。」鄒韜奮胸有成竹再次擋了回去：「王部長屬政府官吏，若接受其入股，有違股份公司章程。」

兩人心猶不甘，喋喋不休又是勸又是央求給個面子收下，不然回去交不了差。鄒韜奮莞爾一笑，將了對方一軍：「這樣吧，王部長既然如此的慷慨，那就把錢捐贈給仁濟堂，用以賑災救難，我現在就可通知他們來人辦理捐款手續。」這兩個哪敢答應？推說「待回去請示」，溜之大吉。

王伯群的「封口費」失效，八月十五日，《生活》周刊第六卷第三十四期上，刊出了讀者陳淡泉的來信，鄒韜奮配發的「編者的話」中，公告了王伯群貪污公款營造婚房的眞相，包括記者與特約評估師調查經過，婚房佔地、規模、樓層結構、建築材料，以及地價、造價等，讓人一目了然，確信無疑。而另幾句「編者的話」，更是痛快淋漓：「在民窮財盡的中國，一人的衣食住行四種需要中之一種而且一處，已達四五十萬元，而王君信裡猶說『伯群素尚儉約，雖備員中央數載，自顧實無此多金』，我們不知『多金』果作何解？『儉約』又作何解？且由此點而疑及王君所申辯之其他各點是否眞實。」「在做賊心虛而自己喪盡人格者，誠有以爲只需出幾個臭錢，便可無人不入其彀中，以爲天下都是要錢不要臉的沒有骨氣的人，但是錢的效用亦有時而窮！」

鄒韜奮的無情揭露鞭撻，王伯群狼狽不堪，成了衆矢之的，爲緩和輿論民憤，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彈劾案，迫使王伯群辭職以息民憤。

洛陽的底蘊

霍無非

天南地北

清明穀雨之間，我回到闊別多年的古城洛陽，正值國色天香的牡丹花期，滿城柳綠牡丹艷，於是抽得半日閒，到市中心的王城公園賞花。王城公園於我並不陌生，那是洛陽早先的牡丹觀賞地，一九八三年四月，首屆洛陽牡丹花會就在這裡舉辦，屈指算來，已經連續舉辦三十二屆了。在園內，我驚奇地發現，花圃上撐着彩色遮陽傘，猶如朵朵盛開的大牡丹，原來，由於氣候變暖，部分牡丹提前開了，打傘是爲了減弱光照，控制花期，還可防雨。徜徉花叢，不僅觀賞了形若球冠的「首案紅」、玉潔冰清的「夜光白」、紅粉雙彩的「二喬」等傳統名貴牡丹，還首次看到許多新品種，不知不覺陶醉其中。

洛陽盛產牡丹，與之爲古都有直接關係。這裡地勢峻闊，土沃水足，又處在古黃河流域農業經濟圈內，適宜定都。我上學時，洛陽稱爲「九朝古都」，先後是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武周、後梁、後唐的都城，後來又聽說有人考證是「十三朝古都」，無論怎樣，確是爲數不多的多朝古都不疑。王城公園就建在東周王城遺址上，其他還有著名的龍門石窟、天子駕六、白馬寺等古蹟遺存，地下埋藏的古物更不計其數，一不小心就能挖出個寶貝來，這就是洛陽的地氣。

古都渾厚的地氣造就了牡丹的繁盛。隋朝，「隋帝闢地二百里爲西苑，詔天下進花卉」（宋・王應麟《海記》），其中大量引入牡丹栽培，這是美化都城的大手筆。唐宋時，牡丹栽培已遍及宮廷民間，蔚然成風，出現了許多種植牡丹的「世家」，像「魏紫」、「姚黃」、「歐家碧」等牡丹品種，是以花匠的姓氏加花色來命名的，「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栽培牡丹是勞動人民謀生的手段，其中蘊含了多少血汗！牡丹花會也不止當今才有，「花開時，士庶競爲邀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台爲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這唐宋形式的牡丹花會，全城歡慶的重大盛事，傳承到千餘年後的今天。記得首屆牡丹花會，外地遊客蜂擁洛陽賞花，中州大道近王城公園段全是遊人，不僅園內爆滿，公交擁擠，旅店滿房，火車票更是一票難求，不得已，市內各單位響應政府號召，錯開社會公休日放假休息，用這種辦法來緩解賞花人流的壓力。

「洛陽三月花似錦，多少功夫織得成」。牡丹從野生到人工培育至今，據說已達六七百個品種，基本是通過移植、嫁接、分株、雜交等方式培育的，宏大持久的育花工程，跨越朝代，永無止境，凝聚着多少代花匠的心血和追求。單說雜交，把父本的花粉授到母本的雌蕊上，培育出可播種的種子，至少五年以上時間，待新植株長成開花，得十來年功夫，期間遇到多少挫折失敗，沒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韌勁成不了。過去在洛陽，曾與花農和園林工作者有過交往，他們把心都撲在牡丹上了，像「牡丹世家」的王三道一家，解放前洛河洪災不顧家，冒險搶運牡丹。建國初，爲振興牡丹，他把自家的牡丹低價賣給政府，還跋山涉水，爲初建的南關人民公園尋找花源。洛陽牡丹研究所年輕的技術員劉翔告訴我，養花一年，花開十日，爲了掌握好催花技術，他和同事數月準備，一連四十多晝夜輪流守在花棚，反覆測試分析溫度、濕度和光照的最佳數據……到如今，催花已不是瓶頸，能工巧匠們讓牡丹一年四季都能開放。

現在，王城公園依然是洛陽牡丹的主要觀賞地，但種植規模與國家牡丹園、國花園、國際牡丹園等後續開闢的牡丹公園相比，只能算小的。有的公園多栽早花品種，也有的以中晚花品種爲主，客觀上延長了賞花期，加上郊區花農的花圃、街邊綠地的花壟，整個春日，洛陽就是一片牡丹花海！可貴的是，洛陽園林界沒有躺在「甲天下」的美名上故步自封，除了堅持培新，還主動與國內乃至國外同行交流，這次看到引入的「霓虹煥彩」、「珊瑚台」、「島錦」、「八千代椿」等，就是與時俱進，博取衆長的精品。勿庸置疑，牡丹成爲洛陽的底蘊，授之無愧，每年吸引大批海內外客商賞花旅遊，搭起連接友誼，推動經濟的橋樑。在洛陽，牡丹是商品的品牌，廣場街道的地名，還是城市的標誌和建築的裝飾，牡丹之美無處不在。

清清龍羊湖　高鶴雲攝

流傳千年莆仙戲

許揚

文史叢譚

閩省莆田，距省會福州百餘公里，向以媽祖文化著稱，而其另一城市名片——莆仙戲則略顯沉寂。近年來，當地政府開始着力在海內外推薦、宣傳莆仙戲，頗有成效。二〇一一年，仙遊鯉聲劇團攜《白兔記》遠赴法國演出，戲劇「活化石」莆仙戲首次登上法國巴黎的舞台。

莆仙戲是福建地區的古老漢族戲曲劇種之一，源於唐，成於宋，盛於明清，原名「興化戲」，流行於福建省莆田、仙遊二縣及惠安、福清、永泰等鄰縣的興化方言區，因宋時莆田、仙遊隸屬興化軍，明、清時隸興化府而得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始改稱莆仙戲。

莆仙戲的表演古樸優雅，不少動作深受木偶戲影響。西元九五四年《連江里志》記：「蔡（京）太師作壽日，優人獻技有客以絲繫僮於四肢爲肉頭傀儡戲。」南宋莆田詩人劉克莊晚年於南宋端平年間（一二三四——一二三六年），在故鄉看到莆仙戲演出，曾賦詩描述當時盛況：「抽簪脫袴滿城忙，大半人多在戲場」，「兒女相攜看市優，縱談楚漢割鴻溝」。當時所演劇碼多以歷史故事題材爲主，並包含某些宋、元南戲古老與罕見的劇碼。

莆仙戲的表演從人物形象到表演規格，都運用了人模仿傀儡的表演，並綜合組成了曲牌、鼓板、表演三結合的規範化，歷代流傳，有序不絕。

演員的基本功，總稱爲「傀儡核」，手部動作有「上不超於眉毛，下不低於肚臍」的藝術規格。如生角的「抬步」、旦角的「蹀步」、淨角的「挑步」、丑角的「七步溜」，都保持傀儡形象，當演員要表達人物的喜怒哀樂時，喜用「雀躍步」，怒用「雙搖步」，哀用「雙掩面」，樂用「雙體肩」，俱以形象表達。

民國以降，京劇、閩劇相繼傳入莆田，京劇的武打表演與俠義劇碼，閩劇的機關布景和表演手法，都對莆仙戲產生了一定影響。後台伴奏也從原先的鑼、鼓、吹單純的樂器，向民間吸收了「十音」、「八樂」中的部分樂器和外地劇種的樂器，諸如二胡、板胡、琵琶、三弦、揚琴、大提琴等，使莆仙戲音樂形式更加多樣與抒情化。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莆仙戲演出活動十分活躍，曾有多個戲班赴新加坡、馬來西亞演出，並湧現出生角黃文狄、老生傅起雲、淨角林元、小生鄭應、淨角林爐、旦角陳金標等一批著名演員。

一九四九年以後，莆仙戲幾經起落，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再現輝煌——仙遊縣鯉聲劇團重新排演《春草闖堂》，赴京參加國慶三十周年獻禮演出，獲劇本創作一等獎、演出一等獎。該劇先後被全國六百多個劇團移植演出，中國京劇院等還攜帶該劇到香港地區及國外演出，在東南亞頗有影響。二〇〇六年，莆仙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莆仙戲至今仍有五千多個傳統劇碼，其中被稱爲「宋元戲文」三種之一的《張協狀元》，是目前中國流傳至今最早的一本南戲劇碼，此劇在全國各地早已失傳，惟獨保存在莆仙戲裡，數百年來歷演不衰。目前莆田市莆仙戲演藝人員達三千八百多人，戲班足跡遍及福州、廈門、晉江、龍溪、三明等地市和海外華僑聚居地，莆田人平均一年看十多場莆仙戲表演。

《槍斃閻瑞生》

鄧小秋

往事鉤沉

過去的文藝界，爲了吸引觀衆，常常會將一些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及時搬上舞台，從而獲得較好的票房成績。京劇《槍斃閻瑞生》，便是一例。

在一九二〇年間，上海有個洋行職員閻瑞生，因過分沉湎於賽馬賭博，結果，輸得一乾二淨，資金虧空，走投無路，最後，竟然動起了害人的惡念。當時，上海有個名妓王蓮英，很有些積蓄，平時戴有不少珍貴的首飾珠寶。閻瑞生對她不懷好意，特地誘騙她坐汽車外出，說是到近郊去遊玩。誰知，汽車開到郊外北新涇的農田旁邊，閻瑞生露出猙獰面目，狠下毒手，將王蓮英勒死，並劫走了她所有的財物。此案發生後，引起一片嘩然。於是，警界集中力量，進行追捕。後來，閻瑞生窮途末路，在逃到徐州火車站時，被捕獲歸案。最後，被判處死刑。這案件，由於涉及到賽馬、妓女、殺人、搶劫、死刑等內容，給人頗多議論，一時引人注目。報刊上，更是競相刊載有關新聞，大肆宣揚。而，上海的戲劇團體，更是聞風而起，趕搶時間，編成京戲、文明戲及各種地方戲曲，廣泛演出，吸引觀衆，流傳很廣。其中，尤其是以京戲的影響最大。

京戲《槍斃閻瑞生》，最早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就首演於大舞台。是「連台本戲」的形式，共演出有三本。主要演員有毛韻珂、趙如泉、賈璧雲、張金安、李瑞亭等，陣容非常強。由於內容是社會上才發生的搶劫殺人的新聞，極富有刺激性。因而，觀衆踴躍，賣座極好。這便引起了劇界同仁的注意，紛紛動起腦筋，積極趕編，競相演出。於是，在一九二一年的元旦，又有林樹森、張文艷、呂君樵、露蘭春等合作，在共舞台上演此劇，營業仍然極爲火爆。不久，又由趙君玉、夏月潤、周鳳文、夏月珊等領銜，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公演於上海新舞台。三家劇團，演出同一故事題材，各展所長，互有特色。引起觀衆好奇，分別前去觀看，紛紛大感興趣，賣座經久不衰。結果，這個劇目，一直連續演出，時間長達一年之久。街談巷議，婦孺盡知，成爲當時上海娛樂界的一件盛事。

那次，上海京劇界競相演出《槍斃閻瑞生》一劇，不僅反映了上海劇界對於及時捕獲時事新聞題材的敏銳感覺，同時，對於「海派京劇」藝術形式的形成與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在演出該劇時，各劇場均繪製仿眞的布景，並搬動眞車、眞馬上台。還當場表演泅水、游泳等，花樣百出，場面逼眞，戲劇效果很好。演出以後，還有「百代」、「勝利」唱片公司，灌製了露蘭春、嚴琦蘭的「夢警」唱段，並有「百代」公司灌製了林樹森的「槍斃」唱段，全都風行一時，廣爲傳播，爲人所熟知。

養田螺

王誦詩

飲食男女

金老闆，韓國人，多年前，來到中國發展，是做水產生意的，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安徽，跑遍了大半個中國，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來到我們這個地處縣城的大鎮考察，去一個村調研，這個村緊靠美麗的海州灣，黑土地油油的肥沃，雖然離海邊不遠，但不是鹽鹼地，他看中了一片土地，這片土地是廢窰廠，才復墾，沒有農藥化肥殘留，幾天來，他又是土質取樣分析，又是水質取樣化驗，最後，他滿意地笑了。

拍板定案，他和村委會簽了合同，七十畝土地全部承包，每畝每年承包費八百元，一簽就是六年。

架線通電，在土地邊上蓋了幾間簡易的板房，金老闆就在這裡安營紮寨，僱來十幾個村民，打井，挖塘，這個金老闆帶着村民幹活，多年在中國打拚，雖然語速慢，但韓式的普通話，大家都能聽得懂，和村民交流起來很容易，黑天連着白晝，金老闆忙活着，看上去，地道的一個當地村民，哪像個老闆，本來就瘦小的個子，整天風吹日曬，臉黑黑的，五十歲不到，就像一個又黑又小的老頭。

井打好了，塘子整理成形，五十米長，十米寬，大塘子一大片，每片大塘子裡邊是一些小塘子，就像稻板地，四周都架起了半米高的攔網，無數循環水龍頭吱吱噴着晶瑩的清水，一眼望去，一片清凌凌的塘子，很怡人的。聽說，金老闆投資一百多萬元，要在這裡養殖田螺，我們這裡，養殖泥鰍的很多，養殖田螺，第一次聽說，據說，在我們江蘇是第一家，他能成功嗎？

從廣西引進一些種螺，放在種螺塘子裡，飼養幾天，種螺爬到攔網上，產下無數粉紅色的田螺子，金老闆帶着員工，用塑料瓶小心收集起來，平整地擺放在塑料盤裡，孵化房裡的架子上，一排一排擺放着塑料盆，十三天的孵化，一盆一盆都是密密的小米粒似的田螺，均勻地撒進田螺塘。

金老闆和幾位員工還是白黑忙着，穿着雨靴，在塘埂上來往巡視，撒料餵食，查看水情，防疫治病，有些疑難問題，還請來韓國同行一同攻關。

去了幾次，我們只是看看，一些內行問題，也幫不上忙，只能和村裡在後勤上給他提供方便。在這酷暑裡，我又去看看，七十畝塘子，田螺已經養殖成功，每天，金老闆和員工，一邊把成熟的田螺拾到籃子裡，一邊把田螺子放進塘子裡，這樣周遭拾放，每天都能收穫一噸多田螺，也不影響養殖。收穫的大田螺宛若乒乓球大小，捧在手上，就想吃，流了口水，可惜不是熟的。

加工車間，是空調房，工人們正在忙碌着，機器呼呼轉動，去殼吐肉，田螺肉一袋一袋包裝好，有半斤的，有一斤的，裝箱出口，全部銷到韓國。金老闆說，田螺肉營養價值很高，是泥鰍的七倍，養殖成功的很少，因爲數量少，營養價值高，韓國人喜歡吃，家庭飯店暢銷，供不應求，一公斤田螺肉六七十元人民幣。